

谁人识得六朝辟邪真面目



“独角辟邪” 汉代就有,南京独一无二

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梁白泉告诉记者,前几年在浙江出土的一面汉代铜镜上,一只独角兽引起了六朝学术界的关注,该独角兽边上刻着“辟邪”二字。“在汉代,老百姓生活中出现的辟邪其实头上是顶着一只角的。”在梁白泉提供的一本《绍兴古镜聚英》上,记者发现多面汉朝时期的铜镜上,都出现了一种“独角兽”的图案,旁边的铭文上刻着“辟邪在左右”字样。

这就是辟邪的“独角说”。南京六朝史专家刘宗意,就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拥护者。而且,他认为南京仅有一只“真辟邪”,就是陈文帝陈口永宁陵前西边的那只独角兽。

这和大部分专家的意见相左。在这之前的多份文献上都记载着,这只西独角兽,是一只体态优美、身姿高昂的“麒麟”。“辟邪不是像多数人认为的无角,而应是独角的。”刘宗意说,这个观点建立的依据是,六朝石刻中的辟邪其实是脱胎于汉代的。而正如本文前述,汉代辟邪多为独角。

“独角辟邪”的墓主曾想封个“男皇后”

这只石兽的主人,是陈文帝陈口。陈口在梁敬帝绍泰元年(555)辅佐周文育平定杜龛、张彪,展现出过人的谋略,因此被授予了会稽太守。陈霸先夺权称帝、建立陈朝后,身为皇侄的陈口被立为临川王。陈霸先驾崩后,皇后与权臣等秘不发丧,召陈口还朝,随后他就被立为帝。陈口在位期间,励精图治,整顿吏治,注重农桑、兴修水利,使江南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。

关于陈文帝,最著名的莫过于连正史中都有记载的他和韩子高的“断背”情事。

这个皇帝曾经因为韩子高的一段“绯闻”,一怒之下灭掉了王司马一族的人;也曾经和这个英俊的“情人”在战场上并肩战斗,最终造成梁朝灭亡和陈朝建立;也因为“情人”韩子高,陈文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提出要设立“男皇后”的国君。

虽然个人感情问题给后人留下了话柄,但是陈文帝确实是个好皇帝,他临终前甚至留下遗诏,要求节俭安葬。因为皇帝有遗诏,所以陈文帝陵前的两只石兽体制都比较小巧,不过工艺却异常精妙,显现出这座被誉为“南京地区最精美石刻”的非凡实力。

“双角辟邪”在南京仅有一对

从汉代出土的铜镜看,辟邪是一只角,不过同样是在汉代,两只角的辟邪也出现了。

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贺云翱介绍说,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,有一段关于辟邪形象的简短记载,“乌戈山离国有桃拔、狮子、犀牛”。对这段记载,汉代文学家孟康,在《汉书》中还特别做过注释,“桃拔,似鹿尾长,独角者称为天鹿,两角者称为辟邪。”这里的“天鹿”就是今天所说的“天禄”,而这段记载,也成了后人对辟邪形象评判的一种“标准”。

民国初年的文史专家朱希祖在《六朝陵墓调查报告·

天禄辟邪考》中完全认同孟康的意见,他认为,独角的为天禄,双角的为辟邪,无角的为桃拔。

那么,南朝现今留存于南京的这些石兽中,有几只现在还有双角呢?记者首先找到了其中最著名的一只双角神兽——现今位于栖霞麒麟铺村的刘裕陵双角石兽。这只石兽身长接近三米,高2米8,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个子。

宋武帝刘裕是个怎样的皇帝呢?“斜阳草树,寻常巷陌,人道寄奴曾住。”史书记载,他正是词人辛弃疾在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中咏叹的那个“寄奴”。这个终结了东晋王朝的皇帝,幼年时,家境却是非常贫困。

和汉朝谋臣韩信一样,刘裕人生的轨迹中也有一段“奇耻大辱”,当时刘裕的家乡京口(今镇江)有一家姓刁的大族,因为有钱有势,鱼肉乡里,被称为“京口之霸”。有一次,刘裕与刁家的人赌博,结果输了,刘裕还不起赌债,竟被刁家绑在车柱上,受尽了耻辱。就是这样一个人,后来竟当上了开国皇帝,所以有人将此称为“寒人掌权”。

刘裕虽然出身贫寒,却有“大志”,当然也是时代为他创造了机遇。他生活的东晋时代,政治十分腐败和昏暗,终于引发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孙恩、卢循起义,最终,刘裕在这样的乱世中把握住了机会,成为了南朝之一宋朝的开国之君。他在位的时候,民富国强,南朝的疆域达到了顶峰,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业绩,才赢得辛弃疾对他如此赞颂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是南朝初期,刘裕的神兽风格却趋于华美,虽历经千年,石兽身上花式雕琢却依然精美,让人不得不赞叹古人精湛的技艺。经过记者一番查找,除了刘裕的这只双角神兽外,另外一只两角石兽就是上文所说的永宁陵的那只,南京一共两只。

“飞狮辟邪”南京尚存22只

朱希祖的儿子朱口在神兽身份的问题上,和父亲唱了“反调”。在朱口的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》中,他认为独角的为麒麟,双角的为天禄,无角的为辟邪。若以六朝石刻中无角石兽的数量来说,南京无疑是最多的。记者统计了一圈发现,一共有22只无角神兽现今傲立在南京。

其中,南京东郊栖霞到尧化门之间的山上,共有13只辟邪,它们分别属于七位主人:梁桂阳简王萧融、梁安成康王萧秀、梁鄱阳忠烈王萧恢、梁始兴忠武王萧口、梁临川靖惠王萧宏、梁吴平忠侯萧景,还有一位主人的名字,至今没有查清。这些王,每人陵前都有两只辟邪守护,不过,萧景陵前的西辟邪因为残损,早已被埋入地下了,因此,人们能看到的,现在只有13尊。

在这13尊中,萧融墓前的石辟邪在南京栖霞的南京炼油厂小学以北;萧秀墓前的石辟邪,在南京尧化门甘家巷;萧恢墓前石辟邪,在甘家巷西;萧口墓前的石辟邪,在甘家巷西南;萧宏墓前石辟邪,在仙林大学城应天学院附近;萧景墓前石辟邪,在南京尧化门十月村南;而无名墓神道上的两只石刻辟邪,则在马群狮子坝。

另外,在江宁地区,还有



陈武帝



陈文帝



麒麟送子图

8只辟邪,它们分别属于4个主人:梁建安敏侯萧正立、齐豫章文献王萧嶷、陈武帝陈霸先,另外还有一位无名墓主。其中,萧正立墓前辟邪,位于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西北方向荷花塘内;齐豫章文献王萧嶷墓前辟邪,在方旗庙;无名墓主墓前的辟邪,在上坊镇侯村江宁科技园南京汽车厂3号门。

栖霞地区的石刻辟邪有13只,加上江宁的8只,一共是21只,还有一只在哪里呢?原来,另外这只辟邪已经“搬家”到了南京博物院里,它原本位于栖霞太平村,至于它是为谁守墓,专家一直没有查清。

六朝辟邪头上的角哪去了

将南京所有的石兽头上的角挨个数了过来,不禁让人又对辟邪的形象产生了质疑,如前文所述,为什么在汉代的时候,辟邪头上还有角,而到了六朝,辟邪就纷纷“秃”掉了?辟邪和天禄它们的差别,是不是仅仅存在于角数的异同上?

东南大学张道一教授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。他认为,“虽然辟邪、天禄只有角数的区别,其余完全一样,但也不能算同一种动物,它们本来就不一样。”

张教授认为,造成这样的认知错误,其实也不能完全“怪”六朝人,因为在六朝更早期的三国,就开始有人将角神兽的名称“张冠李戴”了。“从孟康的《后汉书》开始,整个六朝时期你云我云一片混乱。其实只要追溯到汉代,还是不难区分辟邪和天禄的。”

对此,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也认为,孟康所注释的辟邪与我们今天看到六朝

保存下来没有犄角的辟邪石刻并不一样,难免让人产生误会。其实,孟康注释的辟邪形象也没有错,我们今天看到的辟邪实际上是六朝时期人们修改过的。

贺云翱教授解释说,在汉代中原地区,辟邪其实是对天禄和麒麟的统称。但到了六朝时期,这个笼统意义的辟邪被专用于帝王陵寝中。为了划分出皇帝陵寝和王侯陵寝在镇墓兽上的区别,人们特意将天禄和麒麟头上的犄角去掉,创造了没有犄角的辟邪,用于比皇帝低一个等级的王侯陵寝上的镇墓兽,也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辟邪。

不过,据梁白泉教授说,其实,由于南朝疆土跨越整个中国南方,辟邪的形象也有诸多不同。像湖南也曾经发现过辟邪,形象就和南京的不一样。

辟邪就是长翅膀的狮子?

按照贺云翱的说法,辟邪是天禄和麒麟砍去了犄角后的“加工品”。但记者寻访南朝帝陵石兽,却发现辟邪的基本特征与麒麟、天禄相去甚远。在南京的工艺品市场上,辟邪的模样也是各式各样的。到底什么样的辟邪才是“标准版”?

张道一教授认为,最好的辨别方法是看石兽的脚。圆蹄的是麒麟,有爪的就是辟邪、天禄。“明清以后,麒麟不再像鹿,被改成了猛兽头,身上多了鳞片,还有火焰状短尾,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,那就是圆蹄。”

采访到这里,记者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小现象:很多读者都认为,从直观上看,南朝陵墓神道上的辟邪,其实就是“长翅膀的狮子”,那么,石狮子形象究竟和辟邪有没有关系?

南京师范大学的倪建林教授告诉记者,其实在汉代,石狮雕刻已出现,那时雕狮身上生出双翼,古拙神奇,比如,在曹操筑的铜雀台旧址,曾发现一对附在门柱上的石狮,这种石狮明显可以看出受西亚雕刻的影响——狮子身上生着双翼。后来随着真狮子的传入,石狮子的形象才没有双翼,但朝昂扬威武形态发展。因此,“南朝梁代王侯墓前的石兽,也许叫狮子更合适。”

居然有人用辟邪糊弄死去的皇帝

不管学者们如何争论,目前在学术界,对于南朝石刻中无角石兽的名称,还是定为辟邪。而六朝人用有角的麒麟和天禄镇守帝陵,无角的辟邪镇守王侯陵墓,学者们也基本达成了共识。不过,从目前的考古来看,却有一位皇帝,他的陵墓前居然被用上了辟邪。是谁,居然敢这么马虎,把皇帝身份给降了格呢?

在江宁区上坊镇白马公园,记者就看到了这对辟邪,一只长2.5米,高2.27米,另一只长2.72米,高2.58米。这对辟邪的主人,名叫陈霸先。陈霸先是谁?

他是六朝之一陈朝的开国之君。陈霸先出身贫家,早年当过乡里的里司,也就是现在最基层的一个小官,后来他来到京城南京当上了油库史。来到京城后,陈霸先受到了一些高官,尤其是吴兴太守萧映的赏识。在萧太守的提携下,陈霸先逐渐掌握军权。公元557年,陈霸先受封陈王,随

即废了梁敬帝,立了新国号“陈”。但好景不长,匆匆上台两年,陈霸先就在公元559年的六月撒手人寰,他死后,被葬在上坊石马的“万安陵”,谥号“武帝”。

陈霸先死后,曾经被他杀死的政敌王僧辩的儿子王颁,为了给父亲报仇,夜掘陈武帝陵,刨棺焚尸,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。民间也认为,陈霸先弑主谋权,是个“名不正、言不顺”的皇帝,所以其陵墓前只能用辟邪。

不过,当初,陈武帝的陵墓被别人挖掘一空,谁能断言这两只辟邪石刻就一定是他的呢?

梁白泉告诉记者,其实,学术界现在对这个石刻的主人到底是不是陈霸先也有疑虑。比如,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曾布川宽就认为,这对辟邪的主人可能是南朝之一齐朝的某位王侯,因为“石刻的制作相当粗糙。”

六朝镇墓兽今日伤痕累累

为了弄清辟邪的庐山真面目,记者先后探访了栖霞和江宁的一些石刻,在探访中,发现了几乎每一处石刻辟邪都伤痕累累,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。

在南京炼油厂子弟学校以北的操场边,记者看到了萧融的两只辟邪,它们东西相对,满身疮疤,周围围着一圈生锈的铁栅栏,看上去破败不堪。记者寻访的时候,正接近下午孩子们放学的时间,来接学生的家长们三三两两围坐在石刻周围的水泥栏杆上聊天,还有小孩子骑在石刻上兴高采烈地吆喝。

和记者一样,今年夏天,南师大美院的几个研究生,也曾来这一代考察六朝石刻。他们看到的情景比记者看到的更令人感叹。比如,在仙林应天学院附近,考察小组在荒草中找到了“南朝石刻中形态最优美”的萧宏陵墓辟邪。在现场,考察小组的杨祥民看到,“东面的辟邪正浸在水里,还有一群鸭鹅在石刻身边觅食戏水,甚至还有一只水鸟停在辟邪头上小憩。”另外一只去哪里了呢?同学们拨开杂草及膝盖的杂草,才发现西边对应的那只辟邪早就被毁了,只留下残块。

石刻所受的伤害,有来自自然界的风吹雨打,但更多却是人为伤害。这不得不让人担忧起石刻未来的位置何在。

辟邪们开始“穿衣戴帽”

在最后整理这组稿件的时候,记者欣喜地从南京市文物局获悉,对南朝石刻的保护工程已经启动了。栖霞区文物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从秋天开始,建设部门就已经陆续开始给石刻“戴帽子”了——盖亭子。主要动工的是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神道石刻、梁建安敏侯萧正立墓神道石刻、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石刻和侯村陵墓石刻等4组石刻,其中包括7只大型石兽、6根石柱、2只龟趺。修缮工程的基础工作就是抬高石刻的地基,让石刻不浸泡在水里。

“现在工程进度非常顺利,基本上可以在规定的工期内完工,最晚到明年春节,大家就可以看到保护工作的成效了。”该工作人员这样表示。

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单纯

其实,关于辟邪的形象,民国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。辟邪到底长啥样,历来说法不一。有说辟邪是一只角的,有说辟邪是两只角的,最普遍的说法是长翅膀的狮子才是辟邪。那么,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?还是各有各的道理?南京现在究竟有多少只辟邪石刻?现状又如何?

